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語林卷十四

詳校官侍講學士臣法式善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舉人臣武先辰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十四

明 何良俊 撰

雅量第七

昔鄙夫爭一簞食聞堯讓天下而非之仲尼厄於陳蔡  
匡坐鼓琴子路愠見而弗是也夫苟能人我皆冥則無  
物不遺知有生皆幻則何險不夷此亦難與拘見褊心  
者道也

有客薦士於王仲回

王丹已見

仲回舉之後所舉者陷罪仲

回坐以免客慙懼自絕仲回終無所言尋復徵為太子太傅乃呼客謂曰子之自絕何待丹之薄也不為設食以罰之相待如舊

公沙穆居建城山中依林阻為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

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終亦無他

聖賢羣輔錄曰公沙穆北海名士也

張然明進屯長城時休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阬煙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

然明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

范曄後漢書曰張奐

字然明敦煌酒泉人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舉賢良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安定屬國都尉正

身潔已威化大行  
遷使匈奴中郎將

孔文舉在青州

范曄後漢書曰融在北海六年劉備表為青州刺史

為袁譚

袁紹子

所攻流矢雨集矛戟內接孔隱几安坐讀書論義自若

諸葛武侯與司馬宣王

晉紀曰司馬懿字仲達河內溫人猜忌多權數觀武聞其有狼

顧相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與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聖賢羣輔錄曰河內司馬懿仲達潁川陳羣長文譙朱鑠彥才濟陰吳

質季重為魏  
文帝四友

治軍渭濱克日交戰宣王戎服蒞事使人  
視武侯獨乘素輿葛巾毛扇指麾三軍隨其進止宣王  
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

曹公聞周公瑾年少俊才謂可以說動密下揚州遣九

江蔣幹

江表傳曰幹有容儀以才辯見  
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為對

布衣葛巾自託

私行以詣公瑾公瑾出迎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  
湖為曹氏作說客也幹曰與卿州里中間別隔遙聞芳  
烈故來叙濶拜觀雅規而云說客無乃逆詐乎公瑾曰

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曲也因延幹入為設酒  
食後三日公瑾引幹徧觀營壘倉庫及軍資器仗復還  
張燕示以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丈夫處世一  
遇知己外托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  
共之假使蘇君更生酈叟復在吾猶拊其背而折其辭  
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稱公瑾雅  
量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

許司徒喪子

蜀志曰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避亂交  
趾依太守士燮劉璋遣使招靖靖入蜀璋

以為廣漢太守先主為漢中王拜太傅靖年逾七十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為之拜

董休昭

董允已見

與費文偉欲共會其葬所休昭白其父掌

軍請車

蜀志曰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劉璋時為益州太守先主定蜀為掌軍中郎將與武侯並署

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交歡和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擔石之財亮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躡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于國則亮可少過矣

掌軍遣開後鹿車給之休昭有難載之色

文偉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



乘甚鮮休昭猶神色未泰文偉晏然自若持車人還掌  
軍問之知其如此謂休昭曰吾嘗疑汝於文偉優劣未  
別也自是吾意了矣

諸葛武侯亡後以蔣公琰錄尚書事時新喪元帥遠近  
危悚公琰拔自庶品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

神守舉止有如平日衆望漸服

蜀志曰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隨先主入蜀

除廣都長先主至廣都琬衆事不理時又沈醉將加罪  
戮丞相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其為政以安  
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願主公  
察之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

蔣公琰在大司馬府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公琰與語

不時應答

蜀志曰楊戲字文然犍為武陽人與巴西程邛巴郡楊汰蜀張表並知名丞相亮深識之

辟為主簿亮卒蔣琬請為治中從事史嘗著漢季輔臣頌或搆戲於公琰曰公與戲

語而不見應其慢上殊甚公琰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面從後言古人所戒也文然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

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文然之快也乃更

以為慢耶

蜀志曰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憤憤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琬曰吾實

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白據聽不推則乞問其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憤憤

矣復何

問耶

魏軍次於興平蜀假費文偉節督師往禦

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

郫人游學益土與汝南許叔龍南郡董允齊名丞相請為叅軍代蔣琬為尚書令費禕別傳曰戰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為尚書令欲數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歎曰人才力相縣若此吾聽事終日猶有不暇爾

光祿大夫來敏至文偉許別就求

圍碁于時羽檄交馳嚴駕已訖文偉與敏留意對戲色

無厭倦敏曰聊觀試卿耳信自可人必能辦賊者文偉

至賊軍遂退

蜀志曰來敏字敬達義陽新野人父豔漢司空敏涉略書籍善左氏春秋尤精倉雅

訓詁先主署典學校尉與孟光皆以樞機不慎數見貶削然敏東宮舊恩特加優待後為執慎將軍欲令以官

警自

范孝敬在武昌自造冢名長室時與賓客作鼓吹入中

晏飲

吳錄曰范慎字孝敬廣陵人竭忠知己之君纏綿三益之友時人榮之後為侍中出補武昌左都督

孫皓移都甚憚之詔曰慎勲德俱茂朕所敬憑宜登上公以副衆望以為太尉慎自恨久為將遂託老老軍士戀之舉營為之隕涕

夏侯太初

夏侯玄已見

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無異舉動

自若

阮德如嘗於廁見鬼長丈餘色黑而眼大着皂單衣平上幘去之咫尺德如心定徐笑語之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赧愧而退

嵇中散

嵇康已見

嘗於夜中燈火下彈琴有一人入室初來

時面甚小斯須轉大遂長丈餘顏色甚黑單衣草帶嵇熟視既久乃吹火滅曰恥與魑魅爭光

山巨源無所標明淳深淵默人莫見其際而其器亦入

道故見者莫能稱謂而服其偉量

魏陽元

王隱晉書曰魏舒字陽元任城人幼孤為外氏  
寧家所養寧氏起宅相者曰當出貴甥外祖母

意以戚氏甥小而惠謂應相也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  
相少名遲鈍叔父衡使守水碓每言舒堪八百戶長我  
願畢矣舒不以介意身長八尺二寸不修常人近事少  
工射著韋衣入山澤每獵大獲為後將軍鍾毓長史

為鍾毓後將軍長史

魏書曰鍾毓字稚叔潁川長社人  
相國繇長子十四為散騎侍郎機

捷談笑有父風  
仕至車騎將軍

毓每與參佐射陽元嘗為畫籌後遇朋

人不足以陽元滿數毓初不知其善射陽元容範既極  
閑雅兼發無不中舉坐莫敵毓謝而歎曰吾之不足以

盡卿材有如此射矣

魏陽元子旣先殞朝野咸謂陽元悲必過慟陽元退而歎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遂不復哭

王隱

晉書曰魏舒字混字延廣清惠有才行為太子舍人年二十七先舒卒

阮千里善彈琴

名士傳曰阮瞻字千里夷任少嗜欲不修名行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識

其要仕至太子舍人

人聞其能多往聽之千里不問貴賤長幼至

輒與彈神氣沖和不知向人所在內兄潘安仁常令鼓

琴終日達夜曾無忤色

晉陽秋曰潘岳字安仁滎陽人夙以才穎發名善屬文清綺絕

世恭邕未能過也仕至黃門侍郎為孫秀所害

夏仲御母病危篤常詣洛市藥

晉書曰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幼孤貧養親

以孝聞睦於兄弟每採招求食或至海邊拘蠅蚬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綱紀與府朝接自當顯至統勃然曰諸君待我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念與屈生同汙共泥若汙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汙言者大慙統自此不與宗族相見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並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舞又能隱形匿影申夜之初撞鐘擊鼓間以絲竹統諸從兄弟欲往觀共給之曰從父疾病得瘳欲因其祭祀往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入門忽見丹珠輕步徘徊靈談鬼笑統驚愕而走破藩直出歸責諸人曰昔淫亂之俗興衛文公為之悲惋蟬



竦之氣見君子尚不敢指季桓納齊女仲尼載馳而退  
子路見夏南憤恚而抗憤吾嘗恨不得頓叔向之頭陷  
華父之眼奈何迎此妖物夜與遊戲放傲逸之情縱奢  
淫之行亂男女之禮破貞高之節也遂隱床上被髮而  
卧不復言眾蹴踏即退遣升珠

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方軌連軫

共至南浮橋邊襖男則朱服耀路女則錦綺粲爛仲御

時在船中曝所市藥雖見此輩穩坐不揺賈公閭望見

奇之願與相語

晉諸公贊曰賈充字公閭襄陵人父逵  
豫州刺史充起家為尚書遷廷尉聽訟

稱平晉受禪封魯公有才識明達治體加善  
刑法與裴楷共定科令蠲除密網以為晉律遣問船中

安坐者為誰仲御不應重問徐乃答曰會稽北海閒民

夏仲御

謝幼輿

晉陽秋曰謝鯤字幼輿陳郡人父衡晉碩儒鯤性通簡好老易善音樂以琴書為業避亂江東

王敦引為長史

初至東海王越太傅府坐家僮取官稿除名于

時在事諸人並以謝初登宰府便遭黜辱深為之恨謝

聞之方清歌鼓琴不以屑意時人服其遠暢

晉書曰東海王越字

元超高密王泰之次子少有令名謙虛持布衣之操為中外所宗

劉越石為胡騎所圍數重

王隱晉書曰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祖邁有經國才父

璠光祿大夫琨少稱雋朗累遷尚書右丞迎大駕於長安以勲封廣武侯出為并州刺史為段日磾所害城

中窘迫無計劉始夕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  
長歎中夜吹奏胡笳賊皆流涕人有懷土之切向曉又  
吹賊并起圍奔去或云是劉王喬

曹嘉之晉紀曰劉疇字王喬彭城人父訥

司隸校尉疇善談名理有重名永嘉中為閭鼎所害

桓宣武止新亭大陳兵衛呼謝太傅王中郎前欲於坐  
害之王入失厝倒執手板流汗霑衣謝神姿舉動不異  
常日舉目徧歷左右衛士從容語曰安聞諸侯有道守  
在四夷明公何有壁間著阿堵輩桓笑曰正自不能不

爾於是矜莊之色頓盡命左右促晏行觴笑語移日

溫桓

謝安王坦

之並已見

郗嘉賓嘗三伏之月詣謝公時炎暑熏赫諸人雖復當

風交扇猶沾汗流離謝着故絹衣食熱白粥宴然無異

郗曰非公幾不堪此

嘉賓郗超小字超字景興高平人晉中興書曰郗

聲不羈有曠世之度

累遷司徒左長史

孟嘉為桓宣武征西參軍九日宣武宴龍山寮佐畢集  
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落嘉不之覺宣武使

左右勿言以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宣武令取還之命

孫盛作文嘲嘉著嘉坐處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四

坐嗟異

孫盛已見陶靖節征西長史孟府君傳曰君諱嘉字萬年江夏鄢人曾祖宗以孝行稱仕吳

司馬祖揖元康中為廬陵太守宗葬武昌新陽縣子孫家馬遂為縣人君少失父奉母與二弟居娶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閨門孝友人無能間鄉閭稱之沖默有遠量弱冠儔類咸敬之

王子敬夜齋中卧有羣偷入其室盜物都盡王徐曰偷

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

王獻之別傳曰獻之字子敬祖曠淮南太守父羲之

右將軍獻之咸寧中詔尚餘姚公主遷中書令

羊敬元

羊欣已見

在隆安中見晉室漸亂優游私門不復進

仕會稽王世子

元顯

每使羊書常辭不奉命元顯怒乃以

為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士羊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

王江州

王弘已見

欲識陶淵明不能致淵明嘗往廬山王令

淵明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輦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王至亦無忤也

徐羨之起自布衣直以局度超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  
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頗工奕碁觀戲  
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嘗與謝晦傅亮宴聚晦亮  
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

傳言論不復以學問為長

沈約宋書曰鄭鮮之字道子  
滎陽開封人高祖渾魏將作

大匠曾祖襲大司農父遵尚書郎襲初為江乘今因居  
縣境鮮之下帷讀書絕交遊之務初為桓偉輔國主簿  
歷官尚書  
右僕射

宋明帝賜王景文死勅至之夜景文在江州方與客碁

看勅訖置在局下神色恬然爭劫竟歛子納奩畢徐言奉勅見賜以死方以勅示客因舉賜醵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遂仰飲而絕

王戎已見

沈昭畧與徐孝嗣諸人同賜死於華林省時昭畧言笑自若了無懼容孝嗣語昭畧曰見卿使人思夏侯太初昭畧曰明府猶憶夏侯便是方寸不能都豁下官見龍逢比干欣然相對霍光脫問明府今日之事當何辭答之耶孝嗣不能對



張黃門出為封溪令廣越嶂險獠賊執張將殺食之張

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

張融已見南齊書曰帝寵姬殷淑妃薨建齋僚佐觀者多至

一萬融獨注觀百錢帝怒曰融殊貧當序以佳祿出為封溪令

齊高宗廢鬱林鎮兵入殿左右驚報謝侍中

謝藩已見

謝與

客圍碁每下子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卧終不問

外事

豫章王北宅後堂宴集沈率

沈文季已見

與褚太宰

褚淵已見

並

善琵琶酒酣太宰取樂器作明君曲沈便下席大唱曰

沈文季不能作技兒豫章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太  
宰顏色無異

褚太宰宅嘗失火烟焰甚逼左右驚擾太宰神色怡然  
索舉來徐去

哀太子甚有器度為侯景所憚一日賊黨稱景命召太  
子太子方講老子將欲下床而刑人掩至太子顏色不  
變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欲以衣帶絞之太子  
曰此不能見殺乃指繫帳竿下繩命取絞之而絕

梁書  
曰哀

太子字仁宗太宗嫡長子也太宗即位立為皇太子性寬和兼神用端凝為賊所害時年二十八

韋敬遠子在隨州物故孝寬子總復於并州戰沒一日之中凶問俱至家人相對悲慟敬遠神色自若徐語之曰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援琴撫之如舊

齊晉陽陷沒王叔朗與同志避周兵

北史曰王晞字叔朗小字沙彌北海

劇人淹雅有器度好學不倦美容儀有風則齊亡周武帝以為儀同大將軍

王溫酒服膏曾

不一廢每未肯即去同侶尤之王曰莫我尤我行事若不悔久作三公矣

李密據洛口署李玄道為記室密敗為王世充所執衆懼不能寐玄道曰死生有命非憂能了寢甚安及見世

充辭色不撓世充用為著作佐郎

劉昫唐書曰李玄道隴西人貞觀中為常

州刺史在職清簡百姓安之

吐谷渾與党項寇邊時柴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矢下如雨士衆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對舞虜異之休射縱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衆大潰

劉昫唐書曰柴紹字嗣昌晉州臨汾人超捷有勇力任俠聞於關中高祖妻之以女即平陽公主也義旗

建累功封

霍國公

劉禕之坐賜死既沐浴而神色自若命其子草謝死表其子哀號將絕不能書監刑者催逼之禕之乃自操紙

援筆即成辭理懇至見者無不傷痛

唐詩紀事曰劉禕之字希美常州人

與孟利貞高智周郭正一俱有名號劉孟高郭上元中與元萬頃等召入禁中論次新書高宗密與參決時政以分宰相權時謂北門學士武后時賜死

李昭德為內史婁師德為納言相隨入朝師德體肥行緩李顧待不即至乃發怒曰耐耐殺人田舍漢師德聞

之徐笑曰師德不是田舍漢更阿誰是

大唐新語曰婁師德弟拜代州

刺史將行謂之曰吾以不才位居宰相汝今又得州牧叨據過分人所嫉也將何以全先人髮膚弟長跪曰自今雖有唾某面者某亦不敢言但拭之而已以此自勉庶免兄憂師德曰此通所謂為我憂也夫前人唾者發於怒也汝今惡其唾而拭之是逆前人怒也唾不拭將自乾何若笑而受之武后之年竟保寵祿率是道也

婁師德樸忠沈厚心無適莫狄仁傑

已見

入相師德舉之

及為同列仁傑頗輕師德頻擠之外師德知而不憾則天覺之嘗問仁傑曰婁師德知人否仁傑對曰臣嘗同官未聞其知人則天曰朕之用卿師德所薦安可謂不

知人仁傑大慙而退歎曰婁公盛德我為其所容

婁師德在夏官注選選者就按閱簿師德曰容我擇之  
選者不去乃灑筆曰墨汙爾

則天朝旱澇輒閉坊市南門以禳之宰相楊再思晨入  
朝值一重車將牽出西門峻而又滑馭者叱牛不前乃  
罵曰一羣癡宰相不能和得陰陽而閉坊門遣我匯行  
如此辛苦再思徐謂之曰爾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

劉昫唐書曰再思鄭州原武人證聖初鳳閣侍郎巧佞  
邪媚能得人主微旨恭慎畏忌未嘗忤物或曰公名高

位重何為屈折如此再思曰世路艱難直者受禍苟不如此何以全身

魏元忠

已見

徵時家止一婢厨中方爨出外汲水還見老

猿為其守火婢驚白元忠元忠曰猿恐我乏使能為我

爨不亦善乎後亦無他

陸充公

陸象先已見

為同州刺史有家僮過參軍不下馬參

軍怒責其事鞭背見血入白充公曰卑吏犯某請去官

公從容謂曰奴見官人不下馬打也得不打也得官人

打了去也得不去也得參軍不測而退



韋斌責斬春時李鄴侯

李泌已見

以處士放逐中夜同宴屢

聞鴝音韋流涕鄴侯曰此聲人以為惡苟以好音聽之

則無足悲請飲酒不聞鴝音者浮以大白坐客皆企其

聲終夕不厭

劉昫唐書曰韋斌京兆萬年人父安石景雲初宰相斌容止嚴厲有大臣體與凡陟

齊名天寶末掌文誥李林甫構陷貶巴陵太守

杜兼誣奏李藩動搖軍中德宗密勅杜佑殺之杜素重

藩旬日不忍發因引藩共談內典遂及因報之說信有

之不藩曰信然杜曰審如此君應遇事無恐因出詔示

藩藩覽之無動色杜言君慎勿出口吾已密論持百口保君矣德宗怒不解追藩赴闕及召見望其儀形曰此

豈作惡事人耶除校書郎

李藩杜佑已見劉昫唐書曰杜兼京兆人宰相正倫五

代孫性浮險矜氣拜濠州刺史甚恣凶威參軍韋賞判官陸楚以論事忤兼兼誣奏二人扇動軍中忽有制使至兼呼韋賞陸楚出宣制杖殺之賞進士擢第楚象先之孫皆名家有上林之譽無罪受戮天下冤之又誣奏李藩將殺之故兼所至人側目焉

陽城

已見

召為諫議大夫見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

聞達天子厭苦之城方與二弟痛飲人莫窺其涯際有

謁城者城引之與坐輒強以酒客辭城輒自飲客不得已乃與城酬酢或客先醉仆於席上或城先醉卧客懷中竟不聽客語

裴晉公

裴度已見

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猪魚蒜逢著則喫

生死老病時至則行

靖安李少師雖居貴位不以威重隔物與賓僚飲宴談笑曲盡布衣之歡亦不記人過失嘗一日宴散有人言昨飲大歡公曰今日言歡則明前之不歡無好惡一不

得言

胡三省通鑑注曰李宗閔居靖安坊當時人因以稱之

處士丁重有人倫鑒一日見于琮語路巖曰某比不熟識

于侍郎今日見之風儀秀整禮貌謙挹如百斛重器所

貯尚空其半安得不益於祿位哉苟踰月不居廊廟則

某無復更至門下矣其後旬浹于果登台鉉

劉昫唐書曰于琮給

事中教之子落拓有大志駙馬鄭顥以器度奇之後尚廣德公主累踐臺閣揚歷藩府黃巢犯京師起琮為相

義不受命為賊所害路巖字魯瞻陽平冠氏人方鎮交辟久之方就數年間至中書舍人

司空表聖

司空圖已見

預為壽藏故人來者引置墻中賦詩

對酌人或難之表聖曰達人大觀幽顯一致非止暫遊  
此中公何不廣耶

鄭仁誨初事唐將陳紹光紹光恃勇使酒嘗乘醉抽劒  
將傳刃于仁誨左右無不奔避仁誨端坐以俟畧無懼  
色紹光擲劒于地曰汝有此器度必當享人間富貴後

仁誨果至樞極

五代史記曰鄭仁誨字日新太原晉陽人初事唐將陳紹光周太祖為樞密召

仁誨用之累官內客省使謙謹  
好禮不自矜伐為士大夫所稱

馮道

已見

與趙上交王度迎劉贇為漢嗣既而周太祖已

副推戴左右知事變欲殺道等上交度惶怖不知所為  
惟道偃仰自適畧無懼色

續世說曰道微時嘗賦詩云  
終聞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

陷吉人至是  
其言驗矣

江南孫晟使周世宗待之甚厚召見飲以醇酒問以唐  
事晟但言唐主畏陛下神武事陛下無二心及得唐主  
蠟書誘邊將李重進皆謗毀反間之詞帝大怒責晟以  
所對不實晟正色抗辭復問唐虛實又默然不對送軍  
巡院更使曹翰從容問之終不言翰乃曰有勅賜相公

死晟神色怡然索袍笏整衣冠南向拜曰臣謹以死報

乃就刑

馬令南唐書曰孫晟一名鳳密州人好學有文辭尤工於詩少為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後易儒

服謁唐莊宗于鎮州用為著作郎天成中奔吳烈祖得晟甚喜以為右僕射後周世宗征淮元宗懼遣禮部尚

書王崇質副

晟奉表入周

江南李氏太弟景遂嘗與官僚宴集贊善大夫張易有

所規諫景遂方與客傳玩玉杯弗之顧易怒曰殿下重

寶而輕士取杯抵地碎之衆皆失色景遂但歛容謝過

鄭文寶南唐近事曰張易為太弟賓客方雅直率而好乘醉凌人嘗侍宴昭愛宮階后持所愛玉杯親酌易酒

捧玩勤至有不顧之色易張目排座抗音而讓曰殿下輕人重器不止虧損至德恐乖聖人慈儉之旨言訖碎玉杯於殿柱一座失色儲后避席而謝之

呂文穆不記人過初叅政事入朝堂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此子亦叅政耶文穆佯為不聞而過同列令詰其官位姓名文穆遽止之朝罷同列猶不能平悔不窮問文穆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復能忘固不如毋知也不問之何損時人服其量

東都事畧曰呂蒙正字聖功河南人舉進士第一累

官叅知政事李昉罷相以蒙正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寬簡有重望以直道自持趙普開國元老蒙正晚出同在



相位普甚推許之  
封許國公諡文穆

何良俊曰夫以韓魏公之偉度猶不能忘李師中然則知人之過而能不記者惟太上忘情耳下此而曰我忘之者其欺人亦已甚矣故於此不但見文穆寬中又有以知其無隱情也

李公沆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李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妨賢路寧不愧於

心乎公但於馬上跼蹐再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忤也

李文靖

李沆已見

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顏垣敗壁不以屑

慮堂前藥欄壞夫人戒守舍者勿葺以試公公經月終不言夫人以語公公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

向敏中拜右揆

東都事畧曰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沈毅開濟識大體深為人主所知祥符中

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禧元年進右僕射

宣麻日李昌武在翰林當對上謂

之曰朕自即位已來未嘗除僕射今日有此殊命敏中  
應甚喜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  
意也向歸昌武往候見門闌悄無人昌武徑入見之徐  
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  
唯又言自上即位未嘗降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  
隆重眷倚殊越何以有此公復唯唯終未測其意又歷  
陳前代為僕射者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  
卒無一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

客飲食燕會亦寂無一人明日昌武具以所見對上笑

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宋史曰李宗諤字昌武文正公昉之子第進士授校書郎初昉居三

館兩制之職宗諤不數年皆踐其地風流儒雅藏書萬卷內行淳至事繼母符氏以孝聞

王太尉

王旦已見

局量寬厚人不見其喜怒飲食有不精潔

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惟啖飯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且具粥

王文正公子弟嘗慙於公曰庖肉為饗人所私食肉不

飽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今但得半斤食其半  
為饗人所麼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  
曰此後人料一斤半

王文正公嘗宅門壞主者撤屋新之暫於廊廡下啓一  
門以出入公至側門門低據鞍俯伏而過都不問門畢  
復行正門亦不問

王文正家有控馬卒歲滿辭公公問汝控馬幾時曰五  
年矣公曰吾不省有汝旣去復呼回曰汝乃某人乎於

是厚贈之乃是逐日控馬但見背未嘗視其面因去見其背方省是此人

丁晉公

丁謂已見

謫朱崖後許於光州居住流落貶竄十五

年髭鬢略無斑白人服其量

丁晉公在光州親知皆會至食不足轉運使表聞有旨給京東房錢一萬貫為其子珙數月呼博而盡臨終前

半月已不食但焚香危坐默誦佛書以沉香煎湯時呬少許臨化之際神識不亂奄然而逝能榮辱兩忘大變

不但當時稱為異人

仁宗久病廢朝一日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  
呂許公聞命移刻方赴召比至中使數促公同列亦贊  
公速行公愈緩步既見上曰久病方平喜與公等相見  
何遲遲其來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  
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慮人驚動爾上以為得輔  
臣之體

龍川志曰王沂公知制誥朝望日重一日至中  
書見王文正公公問君識一呂夷簡否沂公曰

不識也文正曰此人異日與舍人對秉鈞軸沂公曰何  
以知之曰吾亦不識但以其奏請得之沂公曰奏請何

事曰如不稅農器等  
數事卒與沂公並相

景德中河北用兵車駕欲幸澶淵中外之論不一獨寇

忠愍

寇準已見

贊成上意乘輿方渡河虜騎充斥城下人情

恟恟上使人微覘忠愍方酣寢於中書鼻息如雷人以  
其一時鎮物比之謝安

呂許公

呂夷簡已見

執政范文正屢攻其短坐落職知饒州

後呂再入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  
但除舊職遂除龍圖閣直學士經畧陝西上以許公為



長者文正面謝曰鄉以公事忤相公不意乃爾獎拔許公曰豈復以前事為念

宋元憲與弟景文未第時貧甚因依外家就學安陸冬至召同人飲元憲語客曰至節無以為具獨有先人劬鞘上裏銀一兩簷以辦節乃笑曰冬至喫劬鞘年節當喫劬耳宴笑自若

呂文靖

夷簡

四子

公弼公著  
公典公孺

皆穎異文靖與夫人語四兒

他日皆顯重但不知誰作宰相吾將驗之他日四子居

外夫人使小鬟擎四寶器貯茶而徃教令至門故跌而碎之三子皆失聲獨公著凝然不動文靖謂夫人曰此兒必作相元祐中果大拜

富鄭公致政歸西都嘗著布直裰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蓋中官也威儀呵引甚盛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驢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卒不曉所謂白其將曰前有一人騎驢衝節請官位不得口稱弼弼將方悟曰乃相公也下馬伏謁道左其

候贊曰水南巡檢唱喏公舉鞭去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兵他顧燭燃公鬚公以袖麾之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卒急呼曰勿易之渠方解持燭軍中為之感服

韓魏公知北都有人獻玉盞云耕者入壞塚而得表裏無纖瑕可指真絕寶也開讌召漕使顯官特設一桌致玉盞其上將酌酒遍勸坐客俄為吏將誤觸臺倒玉盞

竟碎坐客皆愕然吏將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徐語曰  
物破亦自有時

韓魏公駐兵延安忽夜有人攜匕首至卧内遂褰帷魏  
公起坐問是誰曰某來殺諫議又問誰遣汝曰張相公  
蓋夏國方張元用事也魏公復就枕曰汝取我首去其人曰某不

忍願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去明日魏公亦不治  
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范純祐亦  
在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甚善蓋行之則沮國威今

受其帶是墮其計中矣魏公握范手再三歎曰非某所及

龐相

龐籍已見

為郡掾日會郡守性褊好責人小禮常令掾

屬羅拜庭下率坐受之衆皆忿恥竊罵公獨處之自若  
公曾以疾在告月餘方出例當庭叅偶是日大雨守乃  
命張傘布茅於庭使人設拜公拜起唯謹當時以為遠  
到之量

趙閱道

趙抃已見

為成都轉運出行部內唯攜一琴一鶴坐

則看鶴鼓琴嘗過青城山遇雪舍於逆旅逆旅人不知是趙或慢狎之公頽然鼓琴不問

唐質肅嘗言文潞公

文彥博已見

交結宮禁自御史責英州

別駕潞公亦罷相後潞公復相即上言唐介所言正中

臣罪召臣未召介臣不敢行仁宗即起介通判潭州尋

至大用

東都事畧曰唐介字子方荆南人為御史裏行論張堯佐不當除宣徽使言彥博顯用堯佐陰

結貴妃外陷陛下有私後宮之名仁宗怒甚貶英州別駕

元厚之知福州日有吏白事公問如何行遣吏對合依

元降指揮公曰元絳未嘗指揮

故名絳故云

吏悚而退終不

加罪

東都事畧曰元絳字厚之杭州錢塘人舉進士除著作佐郎出知鄆州召為翰林學士卒諡章簡

呂晦叔

呂公著已見

平章軍國時門下因語次或曰嘉問敗

壞家法可惜公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空尚能

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又不答

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亦不答

宋史曰呂嘉問字望之以

蔭入官條例司引以為屬提舉市易務初嘉問竊從祖公弼論新法奏稿以示安石公弼遂斥於外呂氏號為

家賊

范忠宣

范純仁已見

謫居永州以書寄人云此中羊麪無異

北方每日閉門飡餽不知身之在遠

猗覺寮雜記曰北人食麪名餽

餽揚雄方言餅謂之餽齊民要術青麪麥麪堪作飯及餅餽甚美磨盡無麤則餽之名已見於漢魏五代史李茂貞傳朕與宮人一日食粥一日食不托不托俗語當以方言為正作餽餽字

范忠宣謫永州公夫人在患難中每遇不如意事則罵章惇曰枉陷正人使我至此公每為一笑舟行過橘洲大風雨中船破僅得及岸公令正平持蓋自負夫人以登燎衣民舍稍蘇公顧曰船破豈亦章惇所為耶



范丞相在永州閉門獨處人稀識面客苦欲見者或出則問寒暄而已家僮掃榻具枕揖客解帶對卧良久鼻息如雷霆客自度未起亦熟睡覺常及暮乃去

范忠宣云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在世之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則獨存亦何足樂

蘇公逮獄時舒亶之徒力詆上前必欲置之死地裕陵密遣小黃門至獄中視蘇起居狀適蘇公晝寢鼻息如

雷即馳以聞裕陵顧謂左右曰朕知蘇軾胷中無事者於是即有黃州之命

蘇子瞻為鳳翔判官章子厚任商令同試永興軍進士時劉原父為師皆以國士遇之二人相得歡甚同遊南山諸寺抵仙遊潭下臨絕壁萬仞橫一木為橋子厚推蘇過潭書壁蘇不敢子厚平步以過用索繫樹步躡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壁上曰章惇蘇軾來遊范寥言魯直至宜州州無亭驛亦無民居可就止一僧

舍可寓適為崇寧萬壽寺法所不許迺居一城樓極為  
湫隘秋暑方熾幾不可過一日忽小雨魯直飲薄醉坐  
胡床自欄楯間伸足出外以受雨顧謂寥曰信中吾平  
生無此快也未幾而卒

米元章晚年學禪有得卒於淮陽軍先一月區處家事  
作親友別書盡焚其所好書畫奇物預置一棺坐卧飲  
食其中前七日不茹葷更衣沐浴焚香清坐而已及期  
徧請郡寮舉拂示衆曰衆香國中來衆香國中去擲拂

合掌而逝

蔡肇南宮舍人朱公墓誌曰元章少與禪人摩詰遊詰以為得法其逝不怛作偈語有倫

王鼎宰縣日嘗憩於庭俄有暴風舉卧榻空中鼎無懼

色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中朝端士邪無干正可徐置

之須臾榻復故處風亦隨止

遼史曰王鼎字虛中涿州人幼好學居太寧山數年

博通經史時馬唐俊有文名適上巳與同志被楔水濱鼎偶造席唐俊見鼎樸野置下坐欲以詩困之出所作索賦鼎援筆立成唐俊驚其敏妙因與定交調易州觀察判官累遷翰林學士當代典章多出其手

楊鐵崖在松江嘗遊盤龍塘夜抵普門寺宿盜伺其亡

盡竊去所畜物黎明家人往白之先生賦詩不輟語客

曰老鐵在是區區長物又奚恤衆服其量

倪元鎮旣却張士信之請一日士信與諸文士遊太湖聞小舟中有異香士信曰此必一勝流急榜舟近之乃元鎮也士信大怒即欲手刃之諸人力為營救然猶鞭元鎮元鎮竟不吐一語後有人問之曰君被士信窘辱而一語不發何也元鎮曰一說便俗

語林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語林卷十五

明 何良俊 撰

識鑒第八

夫人情深阻而莫測事勢倚伏而難定況乎人方幼而  
即審其終事未形而能知其著可不謂尤難哉書曰知  
人則哲維帝其難之易曰知幾其神乎不虛耳然子貢  
億則屢中夫子顧少之焉何平叔曰子貢不窮理而幸  
中亦所以不虛心也蓋聖人者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豈

有議擬一涉議擬或幸中鮮不失矣况億以為知者哉  
易稱寂然不動感而遂通釋氏所謂常寂常照皆此道  
也後世去古聖賢甚遠然觀其品校人物推測事幾多  
奇中若大賢以下有不能者何耶蓋東漢以後尚老釋  
宋世好談理性嗚呼清虛澄汰之功又焉可誣也

吳祐牧猪長垣澤中誦經而行

范曄後漢書曰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年二

十喪父居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常牧猪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後舉孝廉北海公沙穆遊太

學資乏變服為傭與祐賃舂遂為交於杵臼之間



延熹中京師遊士范滂諸人非毀朝政公卿以下折節  
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申屠

蟠歎曰

范曄後漢書曰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九歲喪父哀毀過禮家貧傭為漆工郭林宗見而

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讓蟠曰蟠秉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重不為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郡召主簿不行太尉黃瓊辟不就瓊卒歸葬四方名豪會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能及蟠惟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當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為可與言何意乃拘教樂貴之徒耶振手而去不復與言

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君至為擁篲先驅卒有

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

屋自同傭人

謝承後漢書曰蟠居蓬萊之室依桑樹為棟前後徵辟文書悉挂於樹初不顧盼也

鍾季明

鍾皓已見

為郡功曹時陳太丘

陳寔已見

為西門亭長鍾

深獨敬異太丘少鍾十七歲常禮待與同分義會辟公

府臨辭太守問鍾誰可代君鍾曰明府必欲得其人西

門亭長可用太丘曰鍾君似不察人為意不知何獨識

我

鍾季明兄子覲是李元禮

李膺已見

姑子與元禮年齊並有

令名覲又好學慕古有退讓之行元禮祖太尉

漢官儀曰李修

字伯游安帝時為太尉

言覲似我家性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

刑戮復以元禮妹妻之元禮嘗謂覲曰孟軻以為人無  
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人何太無皂白耶覲嘗以  
元禮之言白鍾君鍾君曰元禮祖公在位諸父並盛韓  
公之甥故得然耳國武子好昭人過以為怨本今豈其  
時保身全家汝道為是後元禮雖荷功名卒殞身世禍

范曄後漢書曰元禮免歸鄉里居陽城山中天下士大  
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令

屈節以全亂世為書貽曰久廢過庭不聞善誘陟岵瞻望惟日為歲知以直道不容於時悅山樂水家于陽城道近路夷當即聘問無狀嬰疾闕於所仰頃聞上帝震怒貶黜鼎臣人鬼同謀以為天子當貞觀二五利見大人不謂夷之初旦明而未融虹蜺揚輝棄和取同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雖墮人望內合私願想甚欣然不為恨也願怡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飛沈與時抑揚

李元禮一世龍門時同縣聶季寶小家子不敢見元禮杜周甫知季寶賢不能定名以語元禮元禮呼見坐置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即決曰此人當作國士後卒如元

禮言

聶季寶  
未詳

許子將山峙淵停行應規表

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少峻名節

好人倫多所賞識與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汝南俗有月旦評焉謝子微

世稱其裁鑒見子將十許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

汝南先賢傳曰謝甄字子微汝南召陵人稟氣聰與明識達理有人倫嘗曰察其盼睐則賞其心觀其顏步則知其道

許子將嘗到潁川多長者之游唯不詣陳仲弓

陳寔已見

又

陳仲舉

陳蕃已見

妻喪還葬鄉人俱至許獨不往或問其故

子將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

造也時人服其裁量

衛子許弱冠與同郡圈文生同稱盛德郭林宗與二人俱到市子許買物隨價讐直文生訛呵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

文生以穢貨見捐子許以烈節致譽

先賢行狀曰衛茲字子許陳留襄邑

人不為詭激之行不徇流俗之名明慮淵深規畧宏遠為車騎將軍何苗所辟司徒楊彪再加旌命漢室傾蕩曹公到陳留與茲相見同議起兵茲曰亂生久矣非兵無以整之由是首讚共謀從太祖入滎陽力戰終日失利而

曹操徵時人無知者嘗往候橋太尉太尉見而異焉

范曄

後漢書曰橋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少為縣功曹舉孝廉補洛陽左尉光和元年拜太尉性剛急無大體然謙儉好士及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當時稱之

語曹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

其在君乎曹常感其知己後經太尉墓輒悽愴致祠自

為祭文

按曹公祭文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翳愬哉緬矣操

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獎勗猶仲尼稱不如顏淵李生厚歎賈復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殂沒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奠難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忍雖臨時戲笑之言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此辭哉懷舊惟顧念之悽愴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

公其  
享之

盛孝章為臺郎路逢一童子是孔文舉

孔融已見

孔時年十

餘歲孝章察其容貌非常怪而問之孔舉手答曰是魯

國孔融孝章以為異乃載歸與之言知其奇才便結為

兄弟升堂拜親

虞預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章會稽人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遷吳郡太

守孫策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憂其不免與曹公書由是徵為都尉詔命未至果為權所害

王叔優與弟季道小時聞郭林宗有知人之鑒共往候



之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

石才也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才

易務亦不至也叔優等從其言後叔優至北中郎將季

道代郡太守

王氏世譜曰王景字文舒太原晉陽人伯父柔字叔優父澤字季道

荀令君舉士不以一揆

荀或

戲志才

魏志曰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

之早

郭嘉

魏志曰郭嘉字奉孝潁川人太祖與荀或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

士誰可以繼之或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

有負俗之累杜畿

簡傲少文

魏志曰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傳子曰畿自荊州還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尚書

今荀或與紀比屋夜閒幾言異之旦遣人謂紀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以居位既見幾如舊相識遂進幾于朝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

司馬德操

司馬徽已見

有人倫在荊州時知劉表性暗必害

善人乃括囊不復談議時有以人物問德操者初不辯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辯論而一

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德操曰如卿所言亦復佳

司馬徽別傳曰有人謂劉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耳表後見之曰世人多妄語此直小書生耳便以為奇其智而能愚皆此類

管幼安

管寧已見

見公孫度時語唯經典不及世事乃因山

為廬鑿坏為室越海避難者皆就之旬月成邑遂講詩  
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從學者弗見由是度安其  
賢民化其德邴原時亦在遼好以清議格物度已下心  
不安之幼安謂原曰潛龍以不見為德言非其時皆招  
禍之道也密勸令西還

杜伯侯

杜畿已見

與太僕李恢東安太守郭智有好恢子豐

交結英雋以才智著名

魚豢魏畧曰李豐字安國年十七八鄆下名為清白識別人物

海內翕然注意後隨軍在許昌聲稱日隆其父不願其然令閉門斷客明帝在東宮豐在文學中及即尊位得吳降人問江東聞中國名士為誰降人云聞有李安國者時豐為黃門郎帝問左右安國所在左右以對帝曰豐名乃被於吳

越耶轉騎都尉

智子冲有內實而無外觀

蜀記曰晉扶風王駿鎮關

中司馬劉寶長史桓隰諸官屬共論諸葛亮於時談者多譏亮託身非所勞困蜀民力小謀大不能度德量力金城郭冲以為亮權智英畧有踰管晏因條亮五事隱沒不聞於世者寶等不能復難扶風王慨然善冲之言

伯侯為尚書僕射二人各修子孫禮見伯侯既退伯侯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為不死也時人皆以伯侯為誤恢死後豐為中書令父子兄弟皆誅

沖為代郡太守卒繼父業世乃服伯侯知人

龐士元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或問之士元曰當今雅道陵遲善人常少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企慕不足企慕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時人服其言

襄陽記曰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未有識

者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見司馬德操德操與語既而歎曰德公誠知人此實盛德也

李衡小時聞羊道

別見

有人物徃干之道曰多士之世尚

書劇曹郎也

襄陽耆舊傳曰李衡字叔平襄陽人習竺以女英習配之漢末為丹陽太守孫休在

丹陽衡數以法絕之後休得立衡自詣獄表列前失休下令曰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有司夫射鉤斬袪在君

為忠遺衡還郡勿令自疑加威遠將軍

荀奉倩

荀爽已見

與傅蘭碩

魏志曰傅嘏字蘭碩北地泥陽人弱冠知名司空陳羣辟為掾

傅子曰嘏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識要好論才性原本精微妙能及之司隸校尉鍾會年甚少嘏以明智交

會

夏侯太初

夏侯玄別見

親善荀常語蘭碩與太初曰子等

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蘭碩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耶荀曰功名

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  
濟也我以能使子等為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為二人莫  
能難

裴使君

裴徽  
已見

問管公明

管輅  
已見

何尚書

何晏  
已見

一代名士其

實何如管曰其才若盆盎之水所見者清不見者濁神  
在廣博志不務學弗能成才如以盆盎之水求一山之  
形形不可得則智由此惑故說老莊則巧而多華說易  
義則美而多偽華則道浮偽則神虛得上才則淺而絕

流得中才則遊精而獨出輅以為少功之才也裴使君  
曰吾數與何平叔共說老莊易義常覺其辭妙於理不  
能折之又時人吸習歸之益令不了相見得清言然後  
灼灼耳

夏侯太初在正始中風格高朗弘辯博暢

魏志曰夏侯太初少

知名弱冠為散騎黃門侍郎世語曰玄世名知人為中護軍拔用武官參戟牙門無非俊傑牧州典郡立法

垂教皆為後式

曹爽誅後徵為太常內知不免不交人事不畜

筆研

魏畧作不畜華妍

及司馬宣王亡許領軍謂之曰

魏畧曰許允字



士宗高陽人少與清河崔替俱發名于冀州官領軍將軍

卿無復憂矣太初歎曰士

宗卿何不見事乎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子元子

上不吾容也

司馬師字子元晉景王司馬昭字子上晉文王

後果及難

魏氏春秋曰中

書令李豐惡大將軍執政謀以玄代之大將軍聞其謀誅豐收玄送廷尉于寶晉紀曰初豐之謀也使告玄

玄答曰宜詳之爾不以聞也故及於難殷基通語曰司馬懿誅曹爽費諱設甲乙論甲以為曹爽兄弟凡品

庸人以宗子文屬得蒙顧命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朋黨謀以亂國懿奮誅戮一朝殄盡此所以副士民之望也乙以為懿感曹仲附已不一豈與與相干事勢不專以此陰成疵瑕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讒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事乎若爽信有謀主之心大逆已構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與兄弟懿父子從後

閉門舉兵威而向芳豈忠臣為君深謀之謂乎以此推之與無大惡明矣若懿以與奢偕廢之可也滅其尺口被以不義絕子丹血食及何晏魏之親甥亦與同戮為僭濫不當矣

夏侯仲權入蜀

魏志曰夏侯霸字仲權夏侯淵子素為曹爽所厚爽誅自疑亡入蜀

姜伯

約

姜維別見

問之曰司馬公既得彼政還復有征伐之志不

仲權曰此人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

鍾會已見

者

其人雖少終為吳蜀之憂

劉恭嗣年十歲時嘗於講堂上戲司馬德操拊其頭曰

孺子孺子黃中通理寧自知不

魏志曰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兄望之有名

於世劉表辟為從事數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廩謂望之曰趙毅鳴犢仲尼回輪今兄既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則宜模範蠱遷化於外坐而自絕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遇害廩遂歸太祖太祖辟為丞相掾歷官

侍中

辛憲英是佐治女

世語曰憲英適秦山羊耽 魏志曰辛毘字佐治潁川陽翟人累遷衛尉

聰明有才鑒初文帝與陳思王爭為太子既而文帝得

立抱佐治頸曰辛君知我喜不佐治以告憲英憲英曰

太子代君主宗廟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戚主國不

可以不懼宜戚而喜何可以久魏其不昌乎

夏侯湛憲英傳曰憲

英弟敞為大將軍曹興叅軍司馬宣王將誅興因興出  
閉城門司馬魯芝將興府兵斬關出城赴興來呼敞俱  
去敞問憲英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  
家於事可得爾乎憲英曰天下有不可知然以吾度之  
太傅不得不爾明皇帝崩把太傅臂以後事付之此言  
猶在朝士之耳且曹興與太傅俱受寄託之任而獨專  
權勢於王室不忠於人道不直此舉不過誅興耳敞曰  
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興才非太傅之偶也敞  
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不出職守人之大  
義也凡人在難猶或恤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敞  
遂出宣王果誅興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逮  
鍾會為鎮西憲英謂從子羊祜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  
處下之道吾畏其有他志也祜曰季母勿多言其後會  
請子琇為叅軍憲英憂曰他日見鍾會之出吾為國憂  
之今日難至吾家琇固請司馬文王不聽憲英語琇曰  
行矣戒之古之君子入則致孝於親出則致節於國在

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不遺父母憂患而已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

聶友小時為縣吏虞仲翔

虞翻已見

徙交州縣令使友送之

仲翔與語奇焉為書與豫章太守謝斐令以為功曹郡

時見有功曹斐問之曰縣吏聶友可堪何職功曹答曰

此人縣間小吏猶可堪曹佐斐曰論者以為宜作功曹

君其避之即用為功曹使至都諸葛元遜友之

江表傳曰諸葛

恪字元遜瑾長子也少有才名發藻岐嶷辯論應機莫與為對權見而奇之謂瑾曰藍田生玉真不虛也時

論謂顧子默

顧譚已見

子直

吳志曰顧承字子直譚母弟與陸瑁俱徵孫權與雍書曰貴孫

子直令問休休至與相  
見過於所聞為君嘉之

其間無所復容元遜欲以友居

其間由是知名

吳錄曰聶友字文悌豫章人有唇吻諸葛恪軍還友知其將敗與滕胤書曰當

人強盛河山可拔一朝羸縮人情萬端言之悲歎恪誅孫峻忌友以為鬱林太守發病死

阮嗣宗

阮籍已見

先與王渾為友

世語曰王渾字長原瑯琊臨沂人有才望歷尚書涼

州刺史

時濬沖年十五

晉諸公贊曰王戎字濬沖太保祥宗族晉文王輔政鍾會薦之曰裴

楷清通王戎簡要即俱辟晉文踐阼累遷荊州刺史以平吳功封安豐侯

隨渾在郎舍濬沖

少阮二十歲阮與之交阮每適渾俄頃輒去過視濬沖

良久然後出嘗謂渾曰濬沖清貴非卿倫也共卿言不

如共阿戎談

鍾士季

鍾會已見

伐蜀過王濬沖別問計將安出王曰道家

有言為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及士季敗衆以為

知言

嵇叔夜從孫登遊

嵇康集目錄曰登字公和不知何許人無家屬於汲縣北山上窟中得之

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琴見者皆親樂之每所止家輒給其衣服食飲得無辭讓叔夜

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時將去叔夜曰先生竟無言

乎登乃言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

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焰用才在於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多才寡識難乎免於今之世叔夜不能用遂及

於難

虞預晉書曰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及巽弟安親善會巽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因之安引康為證

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力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

夏侯太初

夏侯玄已見

為征西時樂彥輔父方嘗叅其軍事

彥輔時年八歲太初見彥輔在路因呼與語還謂方曰

向見廣神姿朗澈終為名士

虞預晉書曰樂廣字彥輔南陽人清夷冲曠加有理



識累遷河南尹用心虛淡時  
重其貞貴代王戎為尚書令

尚書閔鴻見陸士龍

陸雲已見

小時即奇之曰此兒若非龍

駒當是鳳雛

武伯南三子小時皆秀異

虞預晉書曰武陟字元夏沛郡竹邑人父周字伯南魏光

祿大夫陟及二弟韶茂總角見稱並有器望雖鄉人諸父未能覺其多少

同郡劉公榮名知

人

晉陽秋曰劉景字公榮沛國人為人通達仕至兗州刺史

嘗造伯南伯南曰卿有

人倫欲使三兒見卿卿為目其高下公榮乃自詣陟兄

弟與共言論觀其舉動出語伯南曰君三子皆國士也

元夏器量最優有輔佐之風展力仕宦可為亞公叔夏

季夏不減常伯納言也

後陔仕至僕射

王渾從子浚是司空

沉

賤嬖子小時不為親黨所知渾

嘗語諸弟曰卿等莫輕彭祖

王浚小字

此兒平世不減方州

牧伯亂世可為都督三公浚懷愍之世果為幽州都督

位至鼎輔如渾所說

晉諸公贊曰王浚字彭祖為幽州刺史洛陽破浚承制建行臺以宗

廟焚毀設壇望祀七室及功臣配食者

索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

會見汝在荊棘中

晉書曰索靖字幼安燉煌人父湛北地太守靖少有逸羣之量與鄉人汜

東張昶索紛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稱燉煌五龍靖該博經史兼通內緯傳玄張華與靖一面皆厚與之相結出為西域戊巳校尉長史張勃表靖才藝絕人宜在臺閣武帝擢為尚書郎與襄陽羅尚河南潘岳吳郡顧榮同官咸器服焉

夏少明在東未有名聞裴逸民知人乃裹糧寄載入洛從之未至裴少許見一人著黃皮袴褶乘馬將獵少明問裴逸民家遠近答曰君何以問少明曰聞其名知人故從會稽來投之裴曰身是逸民君明可更來明往逸

民果知之乃用為西門候少明於此遂知名

胡母彥國過河南尹門下將飲酒使門卒王子博取火

子博曰卒也唯不乏吾事安能為人役彥國呼與語歎

曰吾不及也因言於河南尹以為功曹

永嘉流人名曰胡母輔之字彥

國泰山奉高人湘州刺史 晉書  
曰彥國少擅高名有知人之鑒

光孟祖為博昌亭長迎新令至都

晉書曰光逸字孟祖樂安人初為博昌小

吏縣令使逸送客冒寒舉體凍濕遇令不在逸解衣炙  
之入令被中卧令還大怒將加嚴罰逸曰家貧衣單沾  
濕無可代若不暫溫勢必凍死奈何惜一被而殺一  
人乎君子仁愛必不爾也故寢而不疑令奇而釋之

時

胡毋彥國與荀道玄共詣令家

晉書曰荀遵字道玄祖  
賜尚書令父藩司空遵

解音樂善談論弱冠辟趙  
王倫相國掾遷太子洗馬

望見孟祖因謂道玄曰彼似

奇才便呼上車與談良久果是雋器令怪客久不入詢  
之吏白與光逸共語

桓茂倫有鑒識

桓彝別傳曰彝字茂倫譙國龍亢人漢  
桓榮十世孫父穎有高名彝少孤識鑒

明朗避亂渡江累遷散騎常侍

晉中興書曰桓彝家

貧而性度高豁不以簞瓢屑意年在弱冠便有知人之

鑒為宣城太守百姓懷之

嘗去職無事至廣陵尋親舊遇風停浦中

累日上岸逍遙見一空宇有似解署桓訪之云是興縣

解令姓徐名寧桓既獨行思逢悟賞聊造之寧清惠博

涉相遇怡然遂停宿因留數夕與寧結友而別

徐江州本事曰

徐寧字安期東海鄆人通朗有德素初為興縣令遇桓  
彝大相賞得桓至都謂庾公曰吾為卿得一佳吏部郎  
亮問所在桓即  
敘之遷吏部郎

劉真長

劉惔已見

標寄清遠小時諸人比之袁羊劉喜還告

其母母有識鑒謂之曰此非汝比勿受之又方之范

汪者劉復喜母又不聽後真長年德轉升論者比之荀

粲

范汪別傳曰范汪字玄平潁陽人左將軍畧之孫少  
有不常之志通敏多識博涉經籍致譽於時歷吏部

尚書 晉書曰汪少孤六歲過江依外家新野庾氏王澄見而奇之及長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汪乃廬於園中布衣蔬食燃薪寫書誦讀亦遍博學多通善談名理

劉穆之既為宋武帝委任心懷警惕嘗語所親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踐危機今日思為丹陽布衣不可得

也 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和小字道民東莞莒人齊悼惠王肥後也世居京口好書傳博覽多通為濟陽江數所知以宋室佐命贈侍中封南昌縣侯

劉裕布衣時人未之識唯王謐獨奇貴之嘗語裕曰卿當為一代英雄

謝尚書

謝混已見

見弘微

已見

小時即奇之曰此兒深衷夙敏

方成佳器

謝晦權過太盛兄宣遠每裁止之及還彭城言於武帝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位任顯密福過災生特乞降黜以保衰門

宋明帝廢立之際王思遠謂從兄晏

王晏已見

曰兄荷武帝

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



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晏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徵

曰隆昌之末阿戎

思遠小字

勸我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

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旬日晏及禍

南史曰王

思遠晏從父弟也父羅雲平西長史思遠八歲父卒祖弘之及外祖羊敬元並棲退高尚故思遠少無仕心宋

建平王景素辟主簿深見禮遇後至司徒左長史

瑯琊王元長才名甚盛欲與徐勉

已見

相識每託人召之

徐謂人曰王郎名高望促難可輕褻衣裾俄而元長及

禍時人服其幾鑒

建武中褚彥回嘗與從弟彥宣同載道遇齊太祖彥回指太祖車語彥宣曰此非常人將來不可測

劉祭酒

劉琨已見

住在檀橋瓦屋數間上皆穿漏世祖為祭

酒立館以楊烈橋故主第給之生徒皆賀祭酒曰室美為人災此華宇豈吾宅耶幸可詔作講堂猶恐見害也未及徙居祭酒遇病卒

傅茂遠

傅昭已見

年十一時隨外祖於朱雀桁賣曆日外祖

是袁雍州客雍州嘗一日來茂遠所茂遠讀書自若神

色不改雍州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是佳器

南史曰袁顗字國章陳郡

陽夏人袁淑兄子也父洵吳郡太守顗官至雍州刺史

王僧辯東討梁元帝謂僧辯曰王師近次朝士孰當先來王曰其周弘正乎弘正智不後機體能濟勝無妻子之顧有獨決之明其餘碌碌不逮也俄而弘正至王飛騎迎之及見歡甚曰吾固知王僧辯非後機者公可坐吾膝上周曰所謂進人若將加諸膝老夫何足以當

周弘

正已見

柳文暢

柳惲已見

唯與王陳陸杲厚善每歎曰陳雖名家猶

恐累我

徐陵

已見

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為鳳凰集左肩上已而

誕陵時寶誌公在都世稱其有道人攜以候之寶誌  
手摩其頂曰天上石麒麟也

北齊王晞為并州司馬昭帝欲以為侍中苦辭不受或  
勸王勿自疎王曰我少年以來閱要人多矣充詘少時  
鮮不顛覆且性實疎緩不堪時務人主恩私何由可保

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欲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王晞

見已

蕭大圜

已見

至北時周兵攻高齊拔晉州或問大圜師遂

克不蕭曰高歡昔以晉州肇基偽迹今本旣拔矣能無亡乎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數月齊氏果滅聞者以爲知言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鑒識幾悟清慎絕倫然後與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唯牛弘

已見

深識其真推心

委任後孝基在事選舉最為清允時論彌服牛公識度

之遠

北史曰高構字孝基北海人性滑稽多智辯給過人好讀書工吏事仁壽初為吏部侍郎以公事免

煬帝立召令復位論者稱構有知人之鑒

隋吏部侍郎高孝基銓人至房梁公

劉昫唐書曰房喬字玄齡齊州臨淄

人幼聰敏博覽經史善屬文為太宗佐命封梁國公

杜蔡公愕然端視良久降階

與之抗禮延入內廳共食甚恭曰二賢當為興王佐命

位極人臣杜年壽稍減於房耳願以子孫相託後皆如

其言

王績見已知天下將亂藩部法嚴一日歎曰網羅高懸去

將安所出所受俸錢積于縣城門前託以風疾輕舟夜

遁

劉文靜一見唐太宗退語裴寂曰大度類於漢高神武

同於魏祖其年雖少乃天縱矣

李勣臨事選將必先相其奇麗福父者遣之或問其故

答曰薄命之人不足與成功名劉昫唐書曰李勣曹州  
狐離人初事李密密為

王世充所破擁衆歸朝頗立戰功  
官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封英國公

語林

王師旦知舉日進士張昌齡王瑾並文辭俊爽聲振京邑師旦考其文策為下等舉朝不知所以及奏等太宗怪無昌齡等名以問師旦師旦曰此輩誠有辭華然其體輕薄文章浮豔必不成令器臣恐後生倣效有變風

雅帝深然之

唐詩紀事曰王師旦太宗時考功郎中張昌齡冀州人與兄昌宗俱能文獻翠微頌

教於通事舍人裏供奉南部新書曰昌齡與文皇作息兵詔上見而歎曰稱衡潘岳之儔也大唐新語曰

昌齡為長安尉以贓罪

解官王瑾亦無所成

李義琛為御史日文成公主貢金遇盜於岐州主名不



立太宗召羣御史至目義琛曰是人神情爽拔可使推

捕義琛往數日果獲賊

劉昫唐書曰李義琛中書侍郎義琰從祖弟也為雍州長史時

闕輔饑高宗欲令貧民逐食義琛恐人流轉不還固爭之出為岐州刺史稱良吏

王勃在沛王府時諸王方共鬪雞勃戲為沛王檄英王

雞高宗見之大怒曰此殆交構之漸即日竄勃

狄梁公

狄仁傑已見

初授并州判佐時閻立本黜陟河南梁

公為人誣告立本一見即驚謝曰仲尼觀過知仁足下

可謂海曲之明珠東南之遺寶特薦之遷并州法曹

劉昫

唐書曰閻立本雍州萬年人父毘在隋以工藝知名立本與兄立德早傳家業總章中為右相與姜恪對掌樞密

天后遣徐彥伯迎廬陵王於房州王至后匿王帳中召見狄梁公語廬陵事梁公數請輒至涕下浸淫不能止后乃使王出曰還爾太子梁公降拜頓首曰太子歸未有知者人言紛紛何所信后然之更令太子舍龍門具

禮迎還中外大悅

唐詩紀事曰徐彥伯兗州人為蒲州司兵叅軍時司戶韋嗣立判司士李

巨工書彥伯屬辭號河東三絕武后撰三教珠英取大辭士皆天下之選彥伯與李嶠居首

崔湜在中書曰張嘉貞

已見

為舍人湜頗輕之常呼為張

底後與商量數事皆出湜意外湜驚美久之顧語同官

曰詎意張底乃我輩人此終是其坐處後嘉貞至中書

令

唐詩紀事曰崔湜字澄澗仁師之子以文辭稱附韋后作相又附太平公主門客獻海鷗賦以諷湜稱善

而不自悛帝誅蕭至忠湜流嶺外後知湜本謀賜死荊州

張曲江

張九齡已見

見朝士趨附楊國忠語人曰皆是向火

乞兒一旦火盡灰冷暖氣何在當凍屍裂體棄骨溝壑

中不遠矣後祿山之亂果皆滅族

李華文辭綿麗而乏宏傑之氣蕭穎士

已見

健爽自肆時

謂華不及穎士華自疑過之嘗著弔古戰場文極思研確既成自加汗漫雜置梵書中他日與穎士讀之穎士

稱工華問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便可及此華愕然

而服

唐詩紀事曰李華字遐叔除右補闕祿山亂輦母而逃為盜所得二京復謫杭州司功叅軍召加司

封員外郎將以司言處之華曰焉有隳節奪志者可以荷君之寵乎移病請告李峴表為從事以風痺廢居楚

禮部侍郎楊俊掌貢舉問蕭茂挺

蕭穎士已見

求人海內以

為德選

潘孟陽母劉夫人是劉晏妹孟陽為戶部侍郎

劉昫唐書曰潘

孟陽禮部侍郎炎之子登博學宏辭科德宗末王紹以恩倖數稱孟陽之才授權知戶部侍郎

夫人憂

之曰以爾人才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至也試會爾

同列吾觀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視之喜曰皆爾

儔也不足憂矣向末坐綠衫少年何人曰補闕杜黃裳

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

劉昫唐書曰杜黃裳字遵素京兆杜陵人

貞元末為太常卿王叔文竊權黃裳終不造其門尋拜平章事

潘孟陽在德宗朝為翰林學士恩渥極異有一京尹伺

候累日不得見乃遣閹者三百縑劉夫人知之謂潘曰  
豈有為人臣使京尹願一見遺奴三百疋縑其危可知  
遽勸潘避位

段文昌自渚宮客遊成都韋南康與奏釋褐為賓從後  
劉闢逐佐外邑高崇文收蜀召復舊職指其椅曰此猶

不足與君坐

劉昫唐書曰段文昌字墨卿西河人高祖志玄陪葬昭陵文昌侔儻有氣義韋皋在

蜀表授校郎長慶中朝廷以文昌少在西蜀詔授西川節度使文昌素洽蜀人之情至是以寬政為治嚴靜有

斷蠻夷畏服

韓晉公節制三吳所辟賓佐隨其所長無不得人嘗有

故舊子弟投之更無他能嘗召之與燕畢席端坐不與

比坐交言晉公署以隨軍令監庫門此人每早入幃端

坐至夕警察吏卒無敢濫出入者竟獲其力

劉昫唐書曰韓滉字

太冲太子少師休之子幼有美名其所結交皆時之雋彦非公直者不與親密性持節儉志在奉公衣裘茵社

十年一易官檢校左僕射封晉國公

陸忠州知舉

劉昫唐書曰陸贄字敬輿嘉興人少特立不羣頗勤儒學德宗素知贄名召為翰林

學士貞元七年以兵部侍郎知舉八年代竇叅為中書侍郎後貶忠州別駕

時崔元翰梁肅

文藝冠時

梁肅已見唐詩紀事曰崔元翰初名鵬舉進士年五十矣禮部侍郎于邵以其文擢異

等曰後當司詔令實參秉政引知制誥訓詞溫厚有典誥風以剛褊罷為比部郎中忠州翰心於

肅肅與元翰推薦藝實之士昇第之日雖衆望不愜然

一歲選士纔十四五數年之內居臺省清近者十餘人

李觀

唐詩紀事曰李觀字元賓以文馳聲卒于校書郎陸希聲序其文曰激揚發越若綠竹中有金石聲

每篇得意處如健馬在御蹀蹀不能止韓愈劉昫唐書曰韓愈字退之昌黎人幼刻苦學儒大厯貞元

間文士多尚古學効揚雄董仲舒之述作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流遊銳意鑽仰欲自振於一代官至

吏部李絳宋祁唐書曰李絳字深之元和中為翰林學士一日奏對李吉甫盛稱天子威德絳極言



規切帝顧左右曰絳  
言骨鯁真宰相也

崔羣

宋祁唐書曰崔羣字敦詩貝州武城人未冠舉進士陸贄

知舉梁肅薦其有公輔器遂擢甲科

共游梁補闕之門

唐詩紀事曰梁肅字欽之世居陸渾

蕭復杜佑交薦終右補闕

四賢造補闕靡不偕行一日延接補闕盛

稱四人文學復獎以交遊之道補闕素善人倫觀等既  
去復止崔李曰公等文行相契他日皆振大名然二君  
位極人臣幸各自愛後果如其言

楊炎自道州還家人以綠袍木簡棄之炎曰吾嶺外一  
逐吏超登上台此可常哉且有非常之福必有非常之

禍安可棄是及再貶果還所服

劉昫唐書曰楊炎字公南鳳翔人與常袞並掌

綸誥時號常楊樂賢下士人士歸之以與元載厚善貶道州司馬

韓滉有知人之鑒見楊於陵甚悅滉有愛女方擇佳婿  
謂其妻柳氏曰吾閱人多矣無如楊生貴而有壽生子  
必為宰相於陵自句容尉秩滿寓居揚州而生嗣復滉  
見之撫其首曰名位果踰於父楊門之慶也因字曰慶  
門於陵更踐中外以右僕射致仕終年七十八嗣復作  
相

裴晉公

裴度已見

微時羈遊洛中一日策蹇驢上天津橋時

淮西不庭已數年矣二老人倚柱歎曰蔡州何時得平  
俄見晉公愕然而退有僕夫在後聞其語曰適憂蔡州  
未平須得此人為將僕遽告公公曰見我龍鍾故相戲  
爾

路巖佐崔鉉於淮南為支使鉉知其必貴嘗曰路十終

須作彼一官

胡三省通鑑注曰謂作相也

既而入為監察御史不出

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其入翰林日鉉猶在淮南聞之曰

路十今已入翰林如何得老後皆如鉉言

路巖已見  
劉昫唐書曰

崔鉉字台碩義成節度使元畧子也累官戶部侍郎  
會昌末以本官平章事為同列李德裕所嫉罷相

清泰中樞密直學士呂琦問國家運祚于趙延義延義  
曰保邦在刑政保祚在福德刑政則術士不敢言奈際  
會諸公罕有福德者下官竊有恤緯之僭

韓熙載在南唐多置女僕晝夜歌舞客至雜坐熙載語  
僧德明云吾為此行正欲避國家入相之命僧問何故  
避之曰中原常虎視於此一旦真主出江南棄甲不暇

吾不能為千古笑端

湘山野錄曰韓熙載字叔言本青社人事江南三主時謂之神仙中

人風彩照物每縱轡春城秋苑人皆隨觀談笑則聽者忘倦審音能舞善八分及畫筆皆冠絕簡介不屈舉朝未嘗拜一人每獻替多嘉納吉凶儀制不如式者隨事稽正制誥典雅有元和之風屢欲相之為宋齊邱深忌終不進用

孫晟

已見

為南唐尚書郎國主賜以一宅在鳳臺山西岡

墉之間徙居之日羣公萃止韓熙載見其門卑巷陋謂孫曰湫隘若此豈稱為相第耶舉坐莫喻其旨明年孫拜御史大夫旬日之間果正台席

王昭素謂李穆兄弟皆令器穆尤沈厚他日必至廊廟

後果叅知政事

皇朝類苑曰王昭素酸棗人博學通九經尤長於易作易論二十三篇學者稱

之李穆薦之太祖召見年已八十貌不衰太祖問何不  
求仕致相見之晚對曰草野陋儒無補聖化賜坐講易  
帝嘉之以為國子博士適月  
遣還善攝養年九十餘卒

李文靖

李沆已見

在相位時王文正

王旦已見

為叅政西北二方

猶梗羽書日聞或至盱食王公歎曰安得企見太平吾  
輩稍得優游乎文靖曰國家少有憂勤足為警戒異日  
天下寧晏人臣率職亦未必高拱無事君奚念哉後北

鄙和好西鄰歟附於是朝陵展禮登封行慶寢尋巨典  
無所不講屬王公衰病疲於贊導始服文靖之深識

真宗朝李沆王旦同時執政四方奏報祥瑞沆固滅裂  
之如有災異則再三疏陳以為失德所招上意不悅旦  
退謂沆曰相公何苦違戾如此似非將順之意沆曰自  
古太平天子志氣侈盛非事四夷則耽酒色或崇釋老  
不過以此數事自敗今上富於春秋須常以不如意事  
裁挫之使心不驕則可為持盈守成之主沆老矣公他

日當見之旦猶不以為然至晚年東封西祀禮無不講時沆已薨旦繪像事之每胷中鬱鬱則摩腹環行曰文靖文靖蓋服其明識也

王魏公

旦

在政府一日王沂公

曾

李觀察

維

薛尚書

映

造謁公辭病薛有不平之色公婿韓億時在門下見之以此啓公公曰韓郎未之思爾王薛皆李公之婿相率而來恐有所干於朝廷事果不可沮之無害若可行答以何辭執政之大忌韓乃謝曰非億所知後果是李文



靖夫人有所請託

王魏公與楊文公品量人物楊曰丁謂果何如公曰才則才矣語道未可他日在上位使有德助之庶保終吉若獨當權必為身累後丁果被流竄

章得象為職方知洪州罷歸丁晉公與楊文公博召數人皆不至丁以為二人博無歡楊曰有章職方者善博可召之既至丁不勝輸銀器數百章無喜色亦不辭他日又博章輸銀器數百兩亦無吝色丁嘉其有度援引

以至清顯嘗云章公他日必為公台

東都事畧曰章得象字希言世家泉州

州後徙居浦城寶元中拜中書門下平章事仁宗謂曰先太后臨朝羣臣邪正朕皆默識之卿清忠無所附麗

故大用也

唐待制先與丁晉公為友後居水櫃街宅正相對丁將有弼諧之命唐遷居州北或問其故唐曰謂之入則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耳後晉公南遷唐曰丁之才術李贊皇之流動多而靜少任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但不可冢百官耳

宋史曰唐肅字叔元

杭州錢塘人錢鏐時七歲能誦五經名聞國中  
後與孫何丁謂游學者慕之官至龍圖閣待制

慶厯中余靖歐陽修蔡襄王素在臺中力引石介為諫  
官執政亦欲從其請時范文正為叅政語同列曰石介  
剛正天下所聞然性亦好異若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  
事責人主以必行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無  
不為矣主上雖富有春秋然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  
舉安用如此諫官人皆服其言

慶厯中一近侍犯法罪不至死執政以其情重請殺之

范希文獨無言退而語同列曰諸公勸人主法外殺近

臣一時雖快意不宜教手滑諸公默然

東軒筆錄曰劫盜張海過高郵

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具牛酒迎勞事聞朝廷大怒時  
富鄭公在樞府議欲誅仲約范欲宥之富公曰方今患  
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范公曰祖宗以來未嘗  
輕殺臣下此威德之事奈何欲輕壞之且吾與公在此  
同僚之間同心者有幾雖上意亦未知所定而輕導人  
主以誅戮臣下他日手滑雖吾輩亦未敢自保富公終  
不以為然及范公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富自河北  
還及國門不許入未測朝廷意此夜徬徨不能寐遶牀  
歎曰范六  
丈聖人也

薛簡肅知成都范蜀公

范鎮已見

方為舉子薛一見愛之館

於府第俾與子弟講學每曰范君廊廟人也蜀公益自謙退乘小駟至銅壺閣下即步行趨府門踰年人不知為帥客薛還朝以蜀公行或問薛自成都歸得何奇物

曰蜀珍產不足道吾歸得一偉人與俱來

五朝名臣言行錄曰薛奎

字宿藝絳州人嘗尹開封以嚴為治及鎮蜀則以惠愛稱蜀人愛且畏之以比張詠而不苛官至叅知政事卒

論簡肅

御史臺有閣吏隸臺中四十餘年善評其優劣每以所執之挺待中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橫其挺否則直其挺

此語誼於縉紳凡為中丞者唯恐其挺之直也范諷為中丞聞望甚峻一日視事次閤吏忽直其挺范大驚立召問曰爾挺忽直豈觀我之失耶吏初諱之苦問乃言曰昨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以造食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又呼之復丁寧者數四大凡役使者授以法而觀其成苟不如法有常刑矣何事喋喋之煩若使中丞宰天下不止一庖人之任皆欲如此喋喋不亦勞而可厭乎某心鄙之不知其挺之直也范大笑慙謝

儒林公議曰  
范諷齊人性

疎誕不顧小節監舒州靈仙觀莊獻太后臨朝聞其俊邁召拜諫官好大言押闥時有補益當塗者皆畏之任三司使闥畧財計議者以謂任不適其器好朋飲高歌噉呼或不冠幘禮法之士深疾之

呂獻可待對於崇政殿時司馬溫公為翰林學士侍讀邇英閣亦趨贊善堂待召相遇朝路並行而北溫公密問曰今日請對何所言獻可舉手曰袖中彈文乃新叅也溫公愕然曰王介甫素有學行命下之日衆皆喜於得人奈何論之獻可正色曰君實亦為此言耶安石雖有時名好執偏見不通物情輕信姦回喜人佞已聽其

言則美施於用則疎若在侍從猶或可容置諸宰輔必天下受其禍矣溫公又諭之曰與公相知有所懷不敢不盡未見其不善之迹遽論之不可獻可曰上新嗣位富於春秋朝夕謀議者二三執政爾苟非其人則敗國事此乃腹心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顧可緩耶後安石變

法人始服獻可先見

邵氏聞見錄曰呂誨字獻可正惠公之孫初為侍御史言歐陽修首

建邪議尊濮安懿王出知鄴州神宗擢天章閣待制又論王安石出知鄴州

盛文肅知揚州簡重少許可時夏有章授鄴州推官過



謁文肅驟稱其才明日置酒召之人謂有章盛公未嘗  
燕過客甚器重者方召一飯有章別日為一詩謝之公  
得詩不發封使人謝曰度已衰老無用此詩有章殊不  
意詣通判刁繹言其故刁徃見文肅問之公曰始見其  
氣韻清秀謂必遠器今封詩乃自稱新圃田從事得一  
幕官遂爾輕脫其志已滿必止於此官他日可驗時賈  
文元為叅政與有章有舊薦為館職會御史發其舊事  
遂寢改差國子監主簿仍帶鄭州推官未幾卒於京師

東都事畧曰盛度字公量餘杭人累官翰林學士叅知政事性好學家居讀書未嘗釋手真宗命與李宗諤楊億王曾李維舒雅任隨石中立同編文苑英華所著有愚谷集度肌體豐大艱于拜起有拜之者俯伏不能興或至詬罵其褊戾如此

張樂全

方平

守陳富鄭公在亳社以不行新法謫知汝州

假道宛丘與樂全相見富歎曰人果難知某三次薦安石謂其才可大用不意今日乃如此樂全曰自是彥國未識此人方平昔年知舉辟為點檢試卷官每向前來論事則滿院無一人可其意者自是絕之至今無一字

往還

李待制在仁宗朝嘗為州縣官因邸吏報包希仁

包拯已見

拜叅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無能為今知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此人

元祐間東坡在禁林張無盡以書自言曰覺老近來見解與往時不同若得一把茅蓋頭必能為公呵佛罵祖蓋欲坡薦為臺諫也溫公頗有意用之嘗以問坡坡云

犢子雖俊可喜終敗人事不如求負重有力而馴良服  
轅者使安行於八達之衢為不誤人也溫公遂止

張天覺好佛而不許諸子誦經嘗云彼讀書未多心源  
未明纔粘著經卷便燒香禮拜不能得了

張芸叟云呂申公名知人多得於下僚家有茶羅子一  
金飾一銀一棕櫚方接客索銀羅子常客也金羅子禁  
近也棕櫚則公輔必矣家人常排列於屏間以候之

廉文正王秉政日中書右丞劉整以初附為都元帥騎

從甚都詣門求見文正弟薊公

希貢

為通謁文正讀書不

顧薊公出整復浼入言之文正因令撤去坐椅自據中  
坐令整入整展拜起立不與之一言整求退謂曰此是  
我私宅汝欲有所言明日當詣政事堂整出愧赧殆無  
人色頃之有士人在羈旅寒餓狼狽衣冠襁褓袖詩求  
見文正兄弟皆擲揄之薊公復入為言文正亟令設坐  
戒內人備酒饌至外門肅入對坐張燕執禮甚恭且錄  
其居止士人但言困苦乞歸明日言於世祖皆遂其請

文正兄弟怪問劉元帥主上之所倚任反薄待之江南窮秀才却禮遇如此我等不能無疑文正曰我是國家大臣言動頗笑繫天下重輕整雖貴是賣國叛臣故折辱之令其知君臣重義若寒士數十皆誦法孔子在宋不與燕坐況國家起朔漠斯文不絕如綫我更不尊禮則儒術將掃地矣聞者無不歎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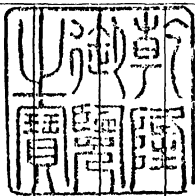
陶九成輟耕錄曰恒陽廉文正王希憲字

善父畏吾氏由父孝懿王布魯凱官

廉訪使因氏焉希憲國初拜平章事

倪元鎮當至正初天下尚無事元鎮日鬻其家田產不

事家人作業唯逍遙吟諷兼寓意於圖畫人竊笑其為  
慙後兵興諸富家田產剝剝都盡衆始服其有見



語林卷十五